



林平館長專訪

Interview with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Director Ping Lin

台北市立美術館(以下簡稱北美館)7月重新開館後,隨著異地重建的王大閎建國南路自宅(以下簡稱建南自宅)的納編,北美館對外的連結,向外的延伸,更引人注目。在這次的專訪中,林平館長闡述了規劃理念:如何從當代藝術思維出發,將王宅轉化為「王大閎建築劇場」,營造新形態藝術實踐的空間,以確保這棟歷史性建築的當代性及開放的遠景,為其未來發展及其定位的思考,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。

現代美術(以下簡稱現):重新開館後,北美館因為王大閎建築劇場將有不同的格局。當初如何從「王大閎建國南路自宅」框架跳脫出來,轉化為「王大閎建築劇場」?經營的理念與運作的機制是如何被擬定?

館長林平(以下簡稱林):北美館不同於一般的公務機關,「直接委外經營」與專業美術館創造性的思維並不相容。必須從學術專業機構的立場思考這棟自宅的定位,提出具有當代視野的經營觀念,讓它擁有長足發展的空間。事實上,北美館並未涉入整個建南自宅的重建計畫,2017年7月落成後,北美館受命接管,其實是有點突然。但是我們決定視它為一個契機,反而讓我們重新思考美術館的定位。我們深刻瞭解這個重建計畫的歷史性意義,王大閎是台灣建築現代化的先驅,建南自宅是他建築理念的精髓。因此,無論就形式或內涵來看,建南自宅的重建都相當適切地表達了建築界對王大閎最高的敬意。完工之後王大閎建築研究與保存學會捐贈給市政府,也有指標性的意義。由於王大閎建築研究與保存學會,特別是徐明松的積極奔走,以及建築界的投入與關切,共同促成了這次的重建。不過站在美術館專業與學術的立場,我們必須對這個重建計畫的本質,包括選址、設計、興建等進行嚴謹的檢視。

首先,有關選址,這棟重建的建南自宅其實並不是在原來建國南路的基地,因而已經脫離它原有的脈絡。再者,重建過程並無精確的原始設計圖樣作為



王大閔建築劇場，2018

前頁圖——
南面

右圖——
臥室月窗

© 台北市立美術館

基礎，以裨一磚一瓦如實地去重現 1953 年的建南自宅，所以正確地說，這棟自宅是一種摹擬的重建。我們不得不佩服學會克服萬難，極盡可能地搜羅相關照片、資料，包括相關人士的訪談，讓這次的重建過程如同一個建築的社會踏查案，讓王大閔的家人、曾經到過這棟自宅的人都參與了重建案。這其實帶有「社會調查」的意涵，透過田調踏查與口述歷史，它集結了許多人過往的記憶，將其總和凝聚於此，無非是希望重新塑造已經消除的建南自宅，找回王大閔的氣味。所以，如何一個摹擬的空間中誘發出王大閔的氣味，就是最大的挑戰。

換句話說，北美館殷切主張，要讓王大閔建築師的角色真正在此展開，要讓觀眾了解王大閔「自宅建築」的內涵，以及王大閔的建築哲學、對居家生活、對生命載體的想像。因此，我們從最基本的命題「誰是王大閔」出發，接著探問建南自宅的歷史意義，然後逐漸擴大框架去詢問何謂「台灣建築」，以及建南自宅在當代的閱讀方式。結果發現，這其中有相當豐富的文本供我們編纂。於是我們設定了五個議題作為創意發想的起點與目標：認識王大閔及自宅；推廣王大閔建築設計及歷史重要性；透過王大閔自宅發展建築劇場，探討台灣建築歷史；透過王大閔角色之建構，了解建築師之專業角色與社會功能；透過王大閔角色之推演，將建築美學作為日常生活的價值。

接著是空間定性的思考。由於我個人創作、策展經驗，對空間有相當程度的敏感度。建南自宅是小空間，充其量容納 15 個觀眾，不如把它想成是一個迷你劇場的形式。這也同時解決了摹擬重建缺乏居住事實、主體精神，與脫離基地脈絡的問題。最終，它是藝術博物館涵括「建築研究」和空間美學的演譯地。劇場包羅人生萬象，從頭到尾都是虛構，但我們都為之著迷，還深信不移。再者，當代劇場容許各式各樣觀眾跟舞台之間的交錯關係，觀眾為什麼一定要坐在台下仰望台上的表演，觀眾可以成為參與者？成為舞台成員？甚或沒有台上、台下，就只是一個交流的場域、平台。

現：如果單以建築面向來考量王宅的意義，的確難以滿足當代藝術實踐所預示的開放性。這次導入的「沉浸式劇場」(Immersive Theatre) 的概念，以 site specific 的創作形式，融合了表演、劇場、聲音，強調觀眾的參與與主動性，藝術創作內部與外部的關係。您如何評估這種全新的藝術感知與體驗？

林：藉由這次《走路去月亮的人》沉浸式劇場的計畫，建南自宅真的成了劇場，你可以充分想像，而且這個劇場本身是有關於建築的，它有一個強大的構築性。不是只是在一間「劇場」演戲，而是同步思考劇場的樣貌、形式，同時處理內容，也處理它的載體。「明日和合製作所」重新注入內容、精神，又跟這個載體進行「互動」，或者應該說進行「拮抗」，到底哪裡是屬於觀眾的位置？哪裡是演員的位置？在哪裡，這兩種角色可以互換？所以我覺得「明日和合」的演譯突破多重界域了。尤其是在角色設定上，並未透



過建築師王大閔主體的言說，反而是設計了交織時間性的角色，例如日常的郵差、具想像力的小說家與擬人化的家等。這些角色提供了非常有創意的角度來經驗這棟自宅，在過去、此刻與未來交錯與並置的過程裡，重新去建構建南自宅的公共性，卻也再創了情感的私密性。其中也包含了對王大閔自宅的認識，是從一種由外於內的認識，而不是以大師宣道為主體的方式，相當精彩。

現：從王大閔建築劇場的英文命名 WDH House Theatre，就讓人強烈感受到這樣的意圖。

林：「WDH」是王大閔的英文名字的開頭大寫字母，之所以稱為「House Theatre」，而不稱它為「WDH Theatre」，或「WDH House」，是因為它兩個都是。推廣組同仁對此有相當用心而深入的著墨，也就是說，它是 House 式的，但本質是 Theatre。建築對人類而言，本就是日常生活的演出場所，此刻，觀眾就在建築裡「演出」自己的想像生活。「House Theatre」可以充分展現這棟自宅重建計劃的特性，當它是 House 的時候，它又如何是 Theatre？反之亦然，兩者都帶有對這個空間的想像，「建築」與「劇場」並存於互為「形容詞」和「名詞」的關係，剩下的就是人（建築師、藝術家、觀眾）的關鍵「行動」了，使場域成「真」！



主視覺的設計「WDH」不僅代表了 Wang Da Hong，也蘊藏了訊息與構想在其中。第一，平面設計的風格是挪用影響王大閔甚深的包浩斯美學。第二，色彩運用了建南自宅本有的中國式色彩主張：紅、黑、白。第三，「WDH」的三個字母各有所指。「W」它有兩個半圓，就好像是劇場、舞台，舞台是 double 的。「D」是工作桌的意象，一張 studio 的工作桌，在其上演練所有想像發生的可能性，桌面的概念其實也是現代主義美學中有關於繪畫淺空間的基本。「H」是人跟人之間的牽手，也象徵一個建築物的矗立，所以它既是 figure，它也是 architecture。

現：如您所說，王宅嚴格說來是一座摹擬的建築，參照的是王大閔 1953 年設計的建國南路自宅。王宅在 1970 年代左右被拆除改建，事隔近半世紀選在花博公園異地重建。承接這一座承載多重意義的歷史性建物，北美館面對的建築課題為何？

林：自從今年 3 月底王大閔建築劇場正式啟動以後，陸陸續續會有人向我們傳遞訊息，提示我們，誰曾經跟王大閔有過交流互動。我認為這延續了重建過程當中進行的社會踏查案。從王大閔的人脈網絡擴散開來，形成知識與記憶網絡的有機擴張。在這樣的過程中，對王大閔、對自宅的認識，在這棟重建物中重新連結，使探討具紀念性和歷史性的靜態建物成為動態的存在，



王大閔建築劇場，2018

前頁左圖——
前庭與落地窗門

前頁右圖、右圖——
客廳

© 台北市立美術館



甚至可去創造。我其實相當期待它的變動，讓王大閔建南自宅的歷史故事在北美館重新展開。比方說，自宅裡的家具都是復刻的，不是原件。如果有一個人當年曾到過自宅，對某一個椅子有記憶，我不排除依新的文本去變換椅子的造型。這個椅子是另一個人記憶中的椅子，而這個椅子依附在某個人對王大閔的記憶裡面。因此，北美館在自宅硬體管理的重點，不只是硬邦邦地管理無生命的物件，管理過程是容許參與，是有機的。傢俱若允許「使用」，而非僅供「保存」，自然會衍生修繕費用，這當然需要政府營運成本的投入。

就本體而論，它不能說是王大閔建南自宅的重建，應該說，它是我們對於王大閔想像的重建。重建我們對王大閔的想像，這個觀念非常重要。所以它容許錯記誤憶，因為隨著生命主體的逝去，沒人知道什麼是對的。當我們去探索到底什麼才對、什麼才錯，這個過程才是讓我們真正認識這棟建築在社會裡面的位置、建築師的角色、建築的才華，還有王大閔的建築精神。假如它有標準答案，直接讓導覽員說出就好了。但是，就是要這種不確定感，也正是劇場可愛的地方。假如這裡的磚放得不對，沒有關係，它是曾經我們一度對王大閔的想像，來自於某一個人的想像。這棟自宅必須透過這樣的操作，才能夠回到公眾，才是鮮活的。它可以承載諸眾對它的介入，甚至對它的批評，對它的拒絕與認可。你拒絕，是因為你認為真正的王大閔或者他的建南自宅應該是怎樣，中間就衍生了對話。這些區別與差異反而會讓我們可以重新認識這棟自宅。尤其最重要的是，自宅早就不在了，才騰出這麼多的想像空間，假如它還在，就不見得會有這樣的樂趣。

現：王大閎建築劇場不同於館外延伸的臨時性空間裝置，例如 X-site、庇護所或是沙中房間。就建築形體來看，王大閎建築劇場的尺規無法與北美館相比，比較像小型的公共設施。您覺得這個新的建築體要如何與北美館的觀眾形成新的聯繫呢？

林：有別於其他公設友館，北美館的設置缺乏園區，沒有延展的腹地，一直孤立在自己筏基式的基地上。如今，王大閎建築劇場的來到，打開了北美館與花博園區的關係。這中間，南進門勢必要扮演關鍵性的角色。由於其玻璃管狀作為臨時性建物在屬性上與北美館格格不入，花博後的租用，南進門一直都無法有效地發揮形式上與內涵上連結的導引功能，形象上反而阻隔花博園區與北美館，如果不加以處理、調整，未來勢必也會截斷北美館與王大閎建築劇場之間的連繫。所以我們決定重新開館後，將原本南進門租給外貿協會的台灣精品館轉型為北美館的服務空間，藉以強化南進門聯通道的導引功能，讓被切割的兩端重新連線，內外相通，讓整體的參訪動線得以一氣呵成。如此一來，北美館也從獨棟人文建築的範疇真正進入花博後城市空間，若北美館擴建案能成功，可以讓藝術、建築、城市相互交融，這才是最自然的狀態。

另一方面，王大閎建築劇場成為北美館在城市中拓展藝術的一個據點，凸顯城市與建築本就一體多面的狀態。由建築、城市形成的關係造就整體良好的環境，觀賞藝術的樂趣變得更為寬廣。但是，如今建築總是與「設計」相提並論，建築本來就屬於「美術」的古典範疇，所以我們特意選在今年3月25日美術節當天啟動王大閎建築劇場，藉以宣告建築與美術內在的相關性，成為視覺文化的一部分。

我最近才知道，當初重建之初，王大閎這座自宅角度、方位的設定，其實係蘇喻哲建築師依高而潘模矩概念加以延伸的！原來在建築師的地表想像，這棟自宅早已納進北美館的模矩所建構的格子網絡當中，它從頭到尾就是北美館的一部份。我覺得這是對未來想像最好的起點。這個意外的訊息，讓我非常感動。因為我們一直努力經營這棟自宅與北美館的物質性關係，希望藉由創造性、情感性加以連結成為一體；沒想到，回頭一看，連結已在。的確，王大閎建築劇場打開了北美館空間擴展的想像，但它不會是終點，而是一個起點，一個重要的起點。